



往事钩沉

# 向天而歌余韵长

彭庆东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太原的乡下也有热闹事,记忆最深的除了唱大戏和放电影,就是有一群视障人士组成的盲人文艺宣传队。他们内心丰富,虽然目不能视,但为宣传新农村的好人好事及娱乐乡村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盲人文艺宣传队通常由三到八个人组成,成员有上下邻村的,也有外地的。他们手握导盲棍,背着乐器包,手与手互相搭在前后的肩膀上,由略有光感的盲人前头引路,串成“一字形”的队伍蹒跚而行。他们翻过一座座山坡,走过一道道田坎,每到一个村庄都会停下来演唱。每当他们的演奏声响起,村民们便会从四面八方赶来,不管是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是抽着旱烟的大爷,都会快速地找个位置,悠闲地听着他们的弹唱。

为生存,队员



古城旧事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太原市粮食局工作。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提高粮食职工素质,成立了职工教育机构,我任职工教育干事。1987年,领导派我去商业部出差,专门了解国家对粮食职工教育工作的政策,以早做安排,搞好全市的粮食职工教育工作。

那时,我们出差多是到县区,了解督促县区粮食职工的教育工作,去娄烦、古交还要乘长途汽车,住在那里,连来带去好几天。能去北京出差是个令人羡慕的美差,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去北京也是件大事,要精心准备,不仅要准备换洗衣服、火车上的干粮,还要到单位开介绍信,去粮油票证所兑换全国粮票。

当时粮食不论粮店买粮,还是去饭店吃饭都是凭粮票供应。在粮店买粮凭太原市粗(细)粮票,在省内饭店



岁月留痕

今年八一建军节后,我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著名相声演员、曲艺作家阎月明逝世。阅罢,惊愕、怅惘、唏嘘,赶紧把悲讯转发到战友群……

我非曲艺界人士,亦非阎月明的亲友,几无交集,素昧平生,为何情动其中?这得从40多年前说起。那时,我在部队当兵,阎月明在上级机关——第39军116师政治部任文化干事,他时常下连蹲点,体验生活,辅导骨干。从这一点来说,他和我们基层干部战士是不折不扣同一战壕的战友关系。按照姓氏加职务的称谓,大家叫他阎干事。

我们连的刘指导员是个“才子”,从师机关下连任职,把连队的业余文化生活搞得红红火火,歌咏、阅读、黑板报、球类活动、新闻报道等都小有名气。于是,兄弟部队来连队参观交流,连沈阳军区的“秀才”也到我们连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训练),体验军营生活,挖掘创作素材。这种事儿,与刘指导员熟稔的阎干事当然不会落后。

们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们每个人跟前几乎都有两三种乐器,拿在手里,绑在腿上,或放在手边;有的干脆一个人同时敲击、伴奏几种乐器,俨然就是一个小型的器乐团队;吹拉弹奏,说学逗唱,无所不能,犹如师旷再世,阿炳重生;他们用各种表演形式为乡亲们演绎着几近“绝唱”的艺术,村庄里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盲艺人们的演唱,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特点,那就是除了吹笙、拉二胡等乐器的队员,大多数说唱艺人的脸都向着天,头部跟着旋律自信地晃动,一下一下,干脆有力。他们似乎不管有没有观众,只唱给天空听。只有当一曲终罢,听到人们的鼓掌和喝彩声时,才会回过神来,露出笑容。

昔日的乡村,多数时间是单调枯燥的,有些偏僻村庄连电也没有,除了过年过节、婚丧嫁娶,热闹的事儿就是盲人文艺宣传队的到来。他们用自己触摸到的光明为寂寞的小山村带来了

难得的文娱享受,增添了农闲时乡亲们无尽的谈资。而乡亲们也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安排他们到农家户吃饭。这叫“派饭”,所派饭的农家户,都会如宾客一样地招待他们。每到一家,户主人就会主动上前搀扶着他们,并把饭端到其手边,让他们先摸一摸。他们常说的一句话:“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你们啦,等下辈子老天爷好歹让俺睁开眼,也端给你一碗饭……”听了这话,周围人无不动容。

因双眼失去光明,所以很难有一个完整的家;他们渴望有一抹光来照亮,所以他们向着看不到的人群、向着能触摸又看不到的天空而歌,不仅丰富了乡亲们的文化生活,还鼓舞着一个个朴实勤恳的庄稼人。改革开放后,残障人士人进一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悉心关怀,生活有了保障,如今已经不见他们乡村走唱的身影了,但他们“向天而歌”的余韵仍久久地回响在天空。

## 换上粮票赴京出差

梁建军

买馍馍、饼子、面条等熟食品要凭山西省粮票,出差去北京就要兑换全国粮票,否则饭也吃不上。兑换全国粮票要从单位开上介绍信,注明出差地点、天数,带上家里的购根本和太原市粗细粮票,到桥东街粮油票证所等量兑换。

兑换全国粮票要按太原粗细粮供应比例折算,如兑换10斤全国粮票,就需要带上4斤太原市细粮票和6斤太原市粗粮票,同时还需要一定比例的食用油票。按出差天数,大体每天可兑换1斤全国粮票。

兑换好粮票后,还要提前买去北京的火车票。去北京的火车票也是非常紧俏,我就托在火车站工作的同学郭付保去买,付保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两天就送来了早晨7点多去北京的硬座车票。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排队买

的,职工也不允许走后门。去了北京已是华灯初上,住旅馆也要介绍信,还是一床难求,最后找了个澡塘住下,一晚10来元,还可免费洗澡,就是一个房间里几十号人,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

第二天,我买了一张北京地图,找到了商业部办公楼,到了职工教育处。房间在一楼,光线比较暗,处里六七个人。看了我的介绍信,听了我的来意,处长很热情,说,市局级单位来部里了解教育情况还是头一回。他和我讲,给“文革”时期高初中毕业的职工补文化课将告一段落,下一步将重点转移到提高职工技能技术方面的教育,提高企业中层以上干部管理水平。

从商业部出来,我还到商业出版社购买了一些粮食储藏、加工检验、饲料加工方面的中专教材,供我们联办的粮食职业高中选用。

## 军营里走出的曲艺人

霍无非

头次见阎干事,感觉他有着浓郁的曲艺人特质,长着一副“相声脸”,五官俏皮,眉眸弯弯,常挂着月牙似的笑,表情丰富,几分滑稽,几分幽默。

在我们连,阎干事是个很受欢迎的人物。每次他来,战友们会奔走相告。这是因为,他下连不是单纯的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而是干实事,为连队的文化活动出一分力。记得我写过一篇连队战士和下连的八一滑雪队队员排球友谊赛的球评,阎干事等人在板报前饶有兴致地看,并做了指点,给了我鼓励。在连队俱乐部里,他即兴给全连表演了单口相声,兴头上,手打竹板,呱嗒呱嗒,又来了一段酣畅淋漓的快板书,引得全场叫好。末了,他还一招一式演示打快板的诀窍,传授技艺。

不仅是说相声,打快板,阎干事还有好几把“刷子”,可以说是艺多不压身。有次,阎干事给我们连带来一件珍贵的礼物——一幅题为《万山红遍》的中国画。画面以入秋的长江三峡作

背景,场景宏大,浓彩浸润,浩然大气。这是他利用业余时间画的,赠给我们连,礼重情更深。据说,他的书法也很棒,在军里师里堪称一宝。

阎干事下连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人熟了,有时也敞开心扉说些“悄悄话”。一次,同班一位战友和阎干事唠扯完,回来提及阎干事心中的愿景:“让全国的观众知道我”。起初,愚钝的我还不完全了解这话的含义,待到退伍若干年后,在央视春晚和曲艺节目上见他和其他演员表演相声,才在惊喜中恍然大悟。

那时,他也脱下军装,已不是当年在部队搞业余创作的阎干事了,选定方向,干了专业,通过努力,跻身知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和曲艺作家的行列。他能写善演,创作了许多颇受好评的相声段子。如他所言,电视观众逐渐从屏幕上认识了来自军营的他。为军,为民,他奉献了毕生的艺术心血,精益求精的表演才华。



乡土记忆

## 玉茭地里“相甜甜”

赤尔

在我的家乡晋源,乡亲们称玉米为“玉茭子”。相应的,玉米秆便被叫做“玉茭秆”。

现如今,由于品种更新加上耕作方式的改变,每到初夏时节,街上便有新鲜的嫩玉茭在售卖了。然而在记忆中,我们小时候,要到夏末秋初,经一夏天阳光雨露的滋润,在习习秋风的抚摸下,大片大片的玉茭秆顶端的花絮才会逐渐抖落完毕。秆秆上宽宽的叶片间,才会有玉茭棒钻出来。玉茭毛毛(玉米须)也才会由白变绿,由绿变红,显示着吃嫩玉茭时节的到来。而同时,也告诉孩子们,一年一度相跟上钻进玉茭地里“相甜甜”的季节到了。

“甜甜”两字,在我的家乡叫做“dian dian”,指的是有甜味的玉茭秆。而“相甜甜”,则是指从大片的玉茭地里,把有甜味的玉茭秆找出来。

我们小时候,将甜甜分为公甜甜和母甜甜。公甜甜,指那些没有授粉的玉茭秆。这种玉茭秆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叶片间空空的,绝对没有玉茭棒。二是叶片、叶鞘,均为十分显眼的紫红色。因而,公甜甜远远的一眼即可“相”中,不用尝,肯定甜。但公甜甜数量极少,因而,能相到一棵公甜甜,绝对会让第一个发现它的小伙伴高兴得大叫大嚷。

相对于公甜甜,找到并确认母甜甜的难度要大一点。第一步,也需要“相”,即观察。同样有两个初选的标准。即叶片间虽有棒子,但要小且颗粒不明显,不饱满。同时,玉茭秆及叶片要浅绿偏黄,绝对不能是深绿色的。初步相中以后,还需要用镰刀割上一节来尝一下。若是甜的,则留下;若是不甜,甚至是有“尿臊气”的,则扔掉。这样做,难免会损害一些结籽的玉茭。因而,小时候相甜甜时,要尽量避免让大人们发现。

当相下一两棵满意的甜甜后,我们会用镰刀将其下部那段切成短节,大部分藏在装羊草或猪菜的篓头内,带回家去与弟妹们分享。而留一节用牙齿撕掉外皮,然后咬一口芯来嚼。我们将这个过程叫做“nan甜甜”。“nan”,是嚼烂了却不咽下去,吮其汁而吐其渣的意思。因找不到音义均合的字,我暂且写作“喃甜甜”。

甜甜喃得多了,嘴角会生一种家乡人叫“麻炸口”的疮,怪疼,吃饭说话都受影响,要涂抹一种药水才会好。由于年代久远,我已记不清是什么药水了。前几日,我和已逾百岁的老母亲聊到这个话题,不料老母亲竟脱口而出:“是二百二!”后来查百度,才知“二百二”就是当年常用的“红药水”,因其含有汞的成分,后来禁用了。聊到“麻炸口”,母亲还告诉我,当年,将西瓜皮晒干,捣碎研成粉,用香油调成糊,“抹上可顶用哩!”听了,我不得不佩服母亲的好记性。而从母亲的一席话中,也可窥知当年“麻炸口”是何等普遍。而同时,也佐证当年秋天来临之际相甜甜、喃甜甜之频繁。



难忘时刻

## 秋夜逮蚰蚰

张帮俊

小时候,最喜欢捉蚰蚰儿了。一到晚上,跟着大孩子去逮蚰蚰儿。别看这东西个头儿小,却非常灵活,不容易擒住。有经验的大哥哥们,经常带着一个纸做的小篓,打着手电筒,在砖头瓦块墙缝间寻找它们的踪迹。借着光线,看见一只又大又黑的大蚰蚰儿正待着不动。只见,同院的阿强哥屏住呼吸,对着蚰蚰儿快速地罩去。“逮住了,逮住了!”我们这群小屁孩跟在后面起哄,好像是我们逮到了一样。

阿强哥把蚰蚰儿装进一个玻璃瓶里。事先在瓶里装了半瓶泥土。再放一些食物,比如,花生壳、剥开的杏仁。盖好盖子,上面留一个孔,供它呼吸。然后,大家就围在一起,听它唱歌。

有次,我在家看电视,忽然看到墙角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爬。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肥大的蚰蚰儿。我悄悄地俯下身,猛地用手一捂,一下把它按在地上,连忙叫妹妹拿一个瓶子来,装进瓶子里。呵,我也有蚰蚰儿了,而且比阿强哥的好像个头要大。第二天,我高兴地向小伙伴们炫耀起来我的这只大蚰蚰儿。

阿强哥听说我逮到了一只大蚰蚰儿,特意跑过来看。他只是看了我的蚰蚰儿一眼,就笑起来,“你怎么弄个哑巴回来。”他告诉我,我逮的这只尾巴后面有三个叉。这种蚰蚰儿不叫,两个叉的才叫。怪不得一晚上都没听它鸣叫,气得我把这只蚰蚰儿扔向草丛里。